



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

美国卷

2

重庆出版社

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

美国卷

2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0 号

责任编辑 杨希之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寇小平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 20
美 国 卷(2)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2.5 插页 6 字数 558 千
1992 年 1 月第一版 1992 年 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00

*

ISBN 7-5366-2480-8/I·470

定价:29.00 元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卞之琳 冯至 艾青 罗大冈 林林 林默涵
季羡林 萧秧 萧乾

编委会

总主编: 刘白羽

副总主编: 叶水夫 沈世鸣

(以下以姓氏笔画为序)

常务总编委: 吕同六 吴元迈 张羽 陆梅林 黄宝生

总编委:

马烽	王央乐	王佐良	戈宝权	叶水夫
叶君健	包文棣	冯亦代	刘宁	刘白羽
刘绍棠	朱虹	朱子奇	吕同六	孙家晋
孙绳武	许磊然	沈大力	沈世鸣	李芒
李文俊	李明滨	李辉凡	李赋宁	杜埃
陈桑	杨燕杰	吴元迈	张羽	张黎
张敏生	陆梅林	范大灿	周宗贤	周珏良
林洪亮	柳鸣九	草婴	施咸荣	殷白
袁可嘉	夏树人	秦顺新	高莽	高慧勤
钱善行	鹿金	黄宝生	蒋际华	董衡巽
蒲华清				

美国卷编委会

主 编:李文俊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美惠 申慧辉 李文俊 施咸荣 陶 洁 董衡巽

内 容 简 介

本卷共收有短篇小说五篇，中篇小说三篇和一部长篇小说的节选。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美国著名作家。其中诺·梅勒的长篇小说《裸者与死者》描述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情况，是美国反映二战的最重要的小说。约·斯坦贝克的《月亮下去了》写欧洲被侵占国家人民的反抗斗争。伊·威塞尔的《夜》写德国法西斯在集中营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和屠戮。艾·马尔兹的《寒冬一月》写几位不同国籍的囚犯逃出集中营后的奇特遭遇。

编辑凡例

1.《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套全面、系统地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优秀文学作品书系。

2.《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按国别和地区分卷,共52卷:苏联10卷,法国4卷,德国、奥地利4卷,美国3卷,意大利3卷,日本2卷,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2卷,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2卷,欧洲多国2卷,东南亚1卷,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1卷,波兰1卷,保加利亚1卷,南亚、西亚、非洲1卷,南斯拉夫1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1卷,朝鲜1卷,中国12卷,国名和地区名除个别例外情况,一般用该原著初版时的国名。

3.本书系侧重选收本世纪30—50年代出版的、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品,对个别有代表性的作品,在时限上有上溯或下延。体裁限于小说、诗歌、戏剧和纪实文学。中国卷另收有散文、杂文。

4.本书系中所收入的译著大部分是根据原著新译的,部分已出版过的中译本,均经过重译或修订。

5.对有多部重要作品的作家,原则上选收其一部。凡收入的作品,一般附有该作品版权记录及著、译者简介;节译作品附有内容介绍。

411000/

目 录

编辑凡例.....	1
裸者与死者(节选)	[美]诺·梅勒著 蔡 慧译 1
月亮下去了	[美]约·斯坦贝克著 董衡巽译 275
夜	[美]伊·威塞尔著 杨季 杨葵译 368
寒冬一月	[美]艾·马尔兹著 荒 芜译 466
两个士兵	[美]威·福克纳著 陶 洁译 616
永垂不朽	[美]威·福克纳著 陶 洁译 634
科诺拉的简易机场	[美]詹·阿·米切纳著 杨香虎译 647
给艾斯美写的故事	[美]杰·台·塞林格著 傅惟慈译 671
德国流亡者	[美]伯·马拉默德著 梅绍武译 696

〔美〕 诺·梅勒 著

裸者与死者 （节选）

蔡 慧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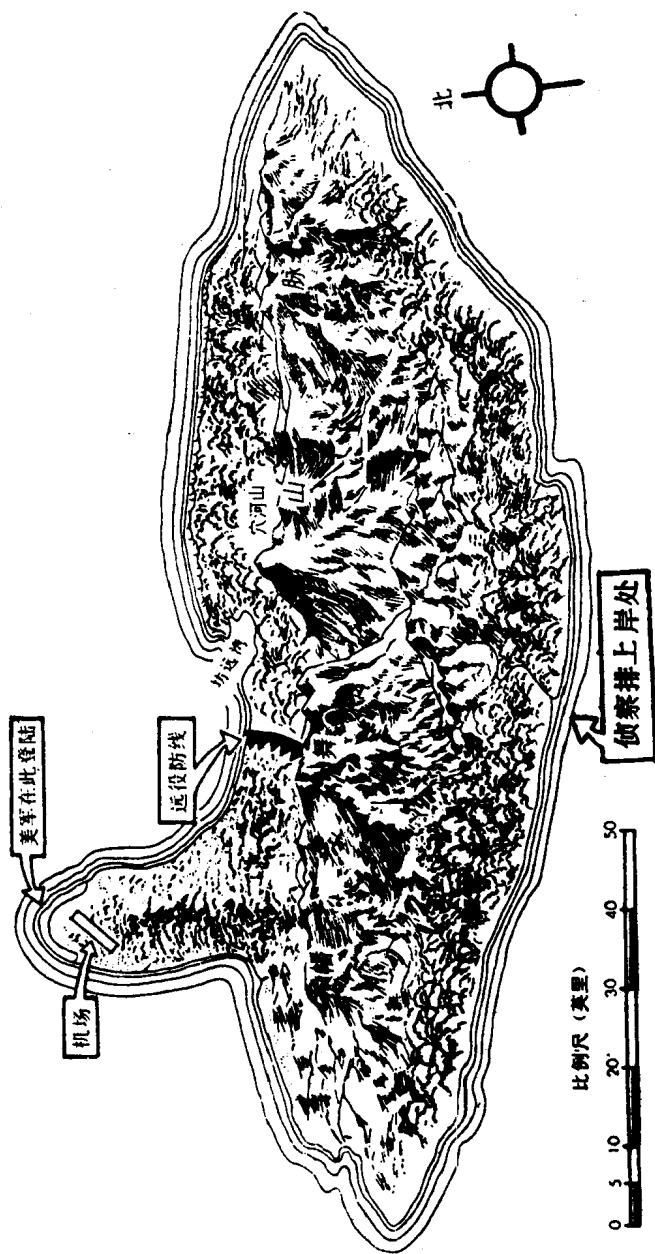
全书梗概

二次大战进入后期。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卡明斯少将奉命率领某步兵师进攻日方远役将军据守的安诺波佩岛。

安诺波佩岛本是一个荒无人烟的热带小岛，形状好像乐器中的一支蛋形笛，东西长，南北扁，北边还伸出一个半岛，有如笛子的吹口。高耸入云的连绵山岭横贯东西，把全岛截为南北两半。美军在半岛的尖端处登陆后，起初进展顺利，可是不久即被阻于依山靠水的远役防线前（见示意图）。

美军登陆部队的指挥官卡明斯，论官职是少将师长，论作战本领则说得上是众口称誉，声名久著。这个表面上风度翩翩、和蔼可亲，而实则极端专横的职业军人，虽然带领部队在同日本法西斯作战，实际上他自己就是一脑袋的法西斯思想。在对副官侯恩少尉讲私房话的时候，他就曾毫无忌讳地以“反动派”自诩（当然旗号还是打“保守的自由主义”为宜），他主张美国应该把法西斯所追求的目标吸收过来。他作战并不是为了反对法西斯，在他的心目中这场战争不过是一次权力集中。受他破格录用而当了他贴身副官的侯恩

安诺波佩岛



少尉，则是个哈佛出身的年轻自由主义分子。将军觉得侯恩此人不俗，才气决不在自己之下，觉得这个师里“只有侯恩才能理解他胸中还怀有更大的雄心壮志，甚至还颇能理解他的为人”。侯恩呢，却是个意外复杂的人物，他接触过一些“左派”的思想，从这点上说他同将军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这个中西部新兴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虽然已经同家庭决裂，接受了为家庭所不容的思想意识，却从来没有真正扔下过前18年的生活留给他的感情的包袱。他只能远远绕开自己的切身利益，指靠一些抽象的概念、并不牢固的感情基础，来设法继续保持他那种特殊的孤立的“左派”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他在将军的手下处处感到别扭，任性起来就要顶撞，甚至对抗，对将军手中的大权表示蔑视，甚至挑衅。将军则采取旁敲侧击、步步紧逼的手法，晓之以个人的利害，诱之以特权的妙处，想以此来迫使他就范。

终于侯恩爆发了公开的反抗，明知将军有洁癖却故意把烟头、火柴梗乱扔在将军的帐篷中央，向将军的权威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将军感觉到这是部下不服他约束的一个信号，断乎不能容忍，也采取了一个象征的手法，故意把半截香烟扔在地上，叫侯恩去捡起来，迫使侯恩承认不能不在他的权力面前低头。受了折辱的侯恩，虽然从来没有带过兵，还是被调到了侦察排去当排长，并且立时受命去执行一个至艰至险、成功之望极其渺茫的侦察任务：要绕道后岛（即岛的南半部分），潜入敌后，为后续部队探明一条道路，以便对远役防线后的日军实行左右夹击。

侦察排是小说中另外一条平行的线索。这个排总共只有十多个士兵，排长的职位空缺已久。排里的“当家”上士克洛夫特颇有作战经验，然而心狠手辣，凶横跋扈，是压在其他士兵头上的一霸。此人是个十足的权力狂、阴谋家，没有一点文化，却深得上司的赏识，爬到军官队伍里已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因此侦察排久已被他视为个人的禁脔。他手下的侦察兵是复杂的，这里边有混日子的（布

朗),有一心想向上爬的(史坦利),有满脑袋糊涂思想以至反动思想的(加拉赫),也有成天想女人的(威尔逊),但多数则是一些在国内地位低下、到部队上遭受屈辱而无可奈何的小人物。在克洛夫特的铁腕下过日子,这些下层的士兵都有个不平的火种深埋在胸中,却绝少发而为反抗的烈焰,即或给压得怒火中烧,彼此的火也始终汇合不到一块儿。其中只有做过矿工、当过流浪汉的雷德,常常意识到自己会忍不住要做克洛夫特的对立面。这个潦倒半生的老兵,自然也就被克洛夫特看成了眼中钉。

侯恩带领侦察排由海上绕到杳无人迹的后岛上岸,涉水登山,历尽艰险,好容易穿过半个岛子,来到了大山脚下的山口前,满想偷偷通过山口摸到日军的阵后。不料日军早有防备,在山口里设有暗哨。侦察排无法通过,列兵威尔逊中弹身负重伤。侯恩进退两难,只得一面派人把威尔逊送回海边,一面派侦察能手马丁内兹再去山口打探日军的虚实。马丁内兹只身夜入夹道,探明了日军的部署,但是途中杀死了一个日军哨兵,引起了日军的警觉。他把情况报告了克洛夫特,克洛夫特却向侯恩谎报了军情,诱使侯恩于第二天再去山口。结果侯恩就糊里糊涂死在日军伏兵的机枪之下,克洛夫特又成了侦察排的头头。克洛夫特大权在握,无视士兵的反对,执意要翻大山过去。这幢舞山脉的主峰穴河山,高得抬头望不见顶,谁见了都要倒抽一口冷气。克洛夫特不顾部下的死活,逼着他们上去。文弱瘦小的罗思,跳不过石径上的“老虎口”,一失足摔死在万丈悬崖之下。罗思的死给了士兵们很大的震动,他们也不是没有意识到侯恩本来就死得蹊跷,但是他们仅有的一次并不坚决的反抗终于还是被克洛夫特压了下去。他们死挨活撑地翻过了数不清的山头,眼看快要攀上主峰的顶颠了,这时自己也爬得神困体乏的克洛夫特却昏头昏脑撞上了一个大黄蜂窝。几十只大黄蜂螫得他们焦头烂额,侦察兵乘此机会丢枪弃包,扭头就跑,逃下山去。克洛夫特这一下也无能为力了。他只好收兵回到海边,这才获悉威尔

逊已伤重而死,连尸体都给急流冲走了。

卡明斯少将对侦察排的这次行动本来就没有寄予很大的希望。就在侦察排千辛万苦跋涉于后岛时,将军又另定了一套方案,打算到军部去争取派一艘驱逐舰来,支援岛上部队在远役防线的后方迂回登陆,另辟战场。他离岛去军部前,嘱咐手下的达尔生少校不可轻动,他认为只要争取到一两艘驱逐舰,战事就可望于一周内结束。将军走后,少校接到前线报告,说是前沿小部队外出侦察时发现一个日军的营地已经撤空。根据报告提供的方位,该营地已靠近远役防线的后方。少校起初不敢相信,不过后来还是派兵去占领了这个营地。尽管将军有过按兵不动的指示,可是缺口一旦打开,形势就逼得少校不能不作出相应的部署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派出的部队竟一下子缴获了日军2/3的军需,并且无意中摧毁了日军的秘密指挥所,击毙了日军司令官远役将军。原来日军早已陷于兵尽粮绝的境地,而对此美方竟一无所知。第二天卡明斯少将回岛,却仍然按原计划在驱逐舰配合下在敌后登陆,其实这时日军的正面防线早已全线崩溃了。

“那我们跑断了两条腿都是白跑的啦?”一个侦察兵回来得知这仗早已打完时,吃惊地问。

“上面的计谋深着哪,咱们不懂。”是他得到的回答。

下面这个片断,节选自小说的第三部(全书共分四部,长60余万字)。这一部分从侯恩带队出发去后岛侦察开始,到余部下山返航为止,写了侦察排在后岛历尽千难万险的全过程,是全书的高潮所在。除新任排长罗伯特·侯恩少尉外,侦察排里的其他13名成员是:

山姆·克洛夫特:二等上士,侦察排的“当家”上士。

威廉·布朗:中士。

朱里奥·马丁内兹:中士。

阿瑟·史坦利:下士。

雷德·梵尔生：列兵。
伍德罗·威尔逊：列兵。
劳埃·加拉赫：列兵。
奥斯卡·里奇斯：列兵。
乔艾·戈尔斯坦：列兵。
巴迪·怀曼：列兵。
斯蒂夫·米尼塔：列兵。
波兰克·钦微支：列兵。
赫尔曼·罗思：列兵。

(蔡慧)

第二天下午，侦察排就出发执行任务了。队伍在天黑前几小时上了突击登陆艇，过不多久，登陆艇便绕过半岛，一路晃晃荡荡的，直向安诺波佩岛的西端驶去。海浪很大。虽然驾驶员尽量在近海行驶，跟海岸的距离始终保持在一英里以内，登陆艇还是上下左右颠簸不定，激起的浪花不断飞过前跳板，哗啦啦地冲上甲板，弄得艇里老是有水。那是一条小型登陆艇，跟大军登陆那天他们上岸时乘的一艘完全一样，今天因为要载他们绕过半个岛子，算是配了些简陋的设备。那些侦察兵都把雨披往身上一盖，在帆布床上蜷作一团，心知坐这一趟船肯定是有得他们受的。

侯恩少尉在艇尾的驾驶舱内站了一阵，居高临下，呆呆地望着载兵舱里。他有点累了；达尔生少校^①通知他调到侦察排以后只过了一两个钟点，他就接到了这个侦察任务，于是，检查部下的装备，领取路上用的干粮，仔细研究达尔生交给他的地图和命令，就足足忙了他一天。当时他也不假思索，就干练地把事情办了起来，直到办完以后，才有工夫细细体会调出了将军身边班子后的那种亦奇亦喜的滋味。

他点上了一支烟，又盯着下面载兵舱里攒攒簇簇的部下看起来。载兵舱像个长方形的箱子，充其量不过 30 英尺长、8 英尺宽，这么一点地方就挤着全排 13 个人，都带上了全副配备：背包、枪支、子弹带、水壶，还在地下摆开了军用帆布床。那天他本来想去物色一艘两壁设有固定铺位的登陆艇，可是怎么也搞不到。结果只好摆上这么些帆布床，把舱里的空处倒占去了一大半。那些士兵都坐在床上，遇上水漫甲板，便只好把脚高高缩起。每当一阵浪花翻

^① 师部的三处处长，负责作战和训练。

过前跳板打进船来，他们蜷在雨披里的身子总由不得要打个闪缩。

侯恩细细打量着他们的脸。他一到队伍，先就用心记住各人的名姓，然而知道了他们的名姓不就等于了解了他们的情况，所以迅速掌握各人的特点，显然是他的当务之急。他也跟其中的三两个人随便搭过几句话，打过两个哈哈，不过他不太喜欢这种做法，他知道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宜于干这样的事。还是冷眼观察，倒可以多摸到些情况。伤脑筋的就是冷眼观察只能慢慢儿来，可明天早上就要上岸侦察了。因此一定要抓紧时机，哪怕能了解到一点一滴也是好的。

看着他们的面色，侯恩心里隐隐感到不安起来。自己这种悚然戒备的感觉，这种微微内疚、也许应该说是微微抱愧的心情，倒有点像以前走过贫民窟、发现人们在用敌意的眼光看他走过似的。当然，只要舱里一有谁拿眼瞅着他，他也就不好意思再看下去了。他们的脸多半是铁板的，眼睛是没有表情的，神气中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淡的味道。他们聚在一起，自有一股森然的峻厉之气，仿佛身上已只是勉强剩下些干瘪的筋肉，内心也已挤不出一点多余的感情。个个皮色苍白，近于发黄了；脸上、臂上、腿上，花花点点的“丛林疮”比比皆是。尽管出发前差不多人人都刮了脸，可是看去仍然仪容不整，衣服也都邋里邋遢的。

他瞧了瞧克洛夫特。克洛夫特算是换上了一套干净的军用工装，坐在帆布床上，正用口袋里掏出来的一块小磨石，在那里磨他的短刀。在这些里侯恩最熟的恐怕就数克洛夫特了——其实认真说起来，也不过是今天上午跟他一起研究任务，相处的时间多些而已，对克洛夫特他实在并没有什么了解可言。克洛夫特当时就只是听他说，时而点点头，偶或侧过脸去吐口唾沫，非答话不可的时候才干巴巴地回上三言两语，声音低沉而含混，毫无感情。克洛夫特显然把这支队伍带着很得法，这人有能耐，不好惹，侯恩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克洛夫特内心一定恨透了他。今后这个关系倒是很难

相处，因为目前他的带兵经验还比不上克洛夫特，要不多加注意，很快就会让部下看出来。侯恩冷眼瞧着克洛夫特磨刀，一时简直瞧得出了神。看他闷着头儿干得那样专心：刀在石头上来回地磨，那张冷冷的瘦尖脸儿也盯住了双手来回地看。他的眉宇之间总像有一股凛若冰霜的气息，那抿紧了嘴的神态、那目不转睛的模样，像是带着一股死死的劲儿。侯恩心想：错不了，这个克洛夫特是不好惹的。

船身顶着海浪渐渐倾斜，登陆艇在打弯了。一个惊涛打来，小艇猛地一震，侯恩连忙一把抓住了船上的铁杆子。

有个布朗中士，他还不是怎么熟悉。那个狮子鼻、雀斑脸、淡棕色头发、孩子气十足的，就是他。这是个典型的美国大兵形象——征兵宣传大会上烟雾酒意里孵化出来的那个讨人喜欢的想像的产物，正是这样一副长相。布朗活脱儿就是征兵广告上的笑眯眯的大兵，只是个子恐怕略微小了点，体形又太丰满了点，笑眯眯的脸上也不应该有这么多的愁云。侯恩觉得，布朗此刻的脸色有些特别。仔细一看，皮肤上一片片“丛林疮”，两眼茫然无神，脸上也起了皱纹——一副老态简直叫人吃惊。

不过话说回来，凡是老兵无不有这样一副老态，一眼就可以把他们指认出来。比如那个加拉赫就是。加拉赫那副老腔老态很可能是一向就有的，但是他在侦察排里待的日子也不会短。还有马丁内兹也是个老兵。马丁内兹似乎比别人体质弱些，脸皮也薄些，今天上午跟他说话的时候，那张细皮嫩脸显得好不紧张，眼睛眨个不停。你要找个突破口打进这圈子的话，一眼就会挑上他，不过其实他倒很可能是个精明人。墨西哥佬要当好个军士，不精明哪儿行呢。

威尔逊也是一个。还有一个，大家都管他叫雷德。侯恩的眼光落到了他的身上。此人姓梵尔生，疙疙瘩瘩的脸上老是带着一副愤激的神气，越发衬出一对眸子蓝得惹眼。他笑起来声音沙哑，自有